

初見文蔚，眉眼清淡，是簡靜素樸的女子。這樣的女子作畫，更適合於表現娟娟靜女，或溫婉素雅，或靈慧慵懶，或哀愁迷惘，閨中獨處，寂然而平淡，即使心有微瀾，也極少形於色。2012年12月，倫敦奧林匹克美術大會中國展在「水立方」展出，文蔚陪着恩師崔如琢先生去參觀。一樓展廳掛着她一幅仕女畫，崔先生點頭稱讚。上了二樓，看到展廳正中的巨幅山水《萬壑松吟》，先生停下腳步，駐足良久，拍手叫好。文蔚小聲地告訴恩師，自己還有一幅作品參展，崔如琢問：「哪兒呢？」「就是您眼前這幅呀。」崔如琢驚喜之情溢於言表。此前，她並沒有把自己畫丈二巨幅山水的事告訴先生。一個小女子，就這樣，把面前的「牆」推倒了，如畫中女子走下牆裡秋千，推門而出，走向牆外道，奔向了更為廣闊的天地。 作者 白淺



■恩師崔如琢先生在文蔚大畫前合影

學深厚 養淡然性情

石濤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1976年，文蔚生於成都。《易經》道「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父親給予女兒的名字，古意盎然，用情殷殷。文蔚從小就是不愛熱鬧的人，安靜、平和、淡然，不帶塵世煙火氣，如西湖邊的煙柳，習字畫畫，似乎都只因為她本是畫境中人。書法繪畫是樂趣所在，勤奮努力，只 堅守自己。較之於汲汲名利者，這種心理狀態帶給文蔚一種持久而延續的動力，使她在一片忘我之地中，形成、捍衛和發展自己的風格。

文蔚從學多書畫從藝者中拔類而出，成就斐然，跟她自我解放、悠然前行的態度密不可分。而另一方面，文蔚的這些態度和性情，和她自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以及十幾年來崔如琢先生的影響有極大關係。這就是所謂「蒙養之功」的作用。

1981年，文蔚五歲，一幅《牧童》博得「小畫家」美名。尚未正式接受美術教育的她，跟隨父母去到哪裡看了什麼畫，回家總能畫得差不離。來家中走動的大多是文人墨客，給了文蔚不少鼓勵，她也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習畫之路。

父親接受過傳統的私塾教育，既嚴厲又堅毅，他對文蔚的影響非常深遠，女兒對於中國文化的拳拳熱愛，正是根源於這種書香門第的家風。在文蔚的案頭上，《芥子園畫譜》、《道德經》是不可或缺的，日日捧著，吟誦，深厚的童子功讓她深諳道家哲學的個中三昧。靜水流深，她在成長中一直保持着異於常人的定力。

長輩雖然嚴格，卻都是許她自由的，但文蔚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把所有的閒暇時間花在了寫字畫畫上。到了大學她依然保持幼年時畫畫的習慣，小時候是背着畫夾上街，問行人「我能幫你畫張畫兒嗎？」，大學時是挨個兒宿舍敲門，問同學「我能幫你畫張畫兒嗎？」，幾十年來，她不急不躁，不緊不慢，辛勤不輟，把筆墨浸得深厚透亮。

師從崔如琢 尋藝術之根

畢業時，文蔚成了同年級裡唯一一個個人畫展的學生。同時她也通過層層選拔，成為崔如琢先生的助手、學生。第一次見面時，先生正在作畫，她一旁默觀，心中暗道：先生已然有自家面貌，正是李可染所言「最大的力量打進去，現在是最大的力量打出來」。

今日回想，文蔚說當年的自己並不真正明白自己說出來的這句話。但現在卻感恩於當年那個偶然的遇見，她覺得崔先生就是那個冥冥之中引領自己人。修煉的過程總是不易的。文蔚說老師很少直接教給她什麼，更依靠靠自己的悟性。兩人雖然親近，但在如此一位書畫大家的面前，她還常常感到自己的渺小。

作為崔先生的助手、學生，文蔚將為崔先生藝術事業劃奔往視為藝術生命的另一種創造了。「其實，這些年幫崔如琢先生做事，一直努力把藝術放到如此尊貴的位置上，反而是在修大『道』；相比的話，畫畫倒變成小『道』。崔如琢先生是我的根，我的給養都是從他那兒來，無論精神上，還是藝術上。」文蔚與崔如琢先生有十幾年的師生之道。這種亦師亦友的狀態讓她尋找到自己的力量支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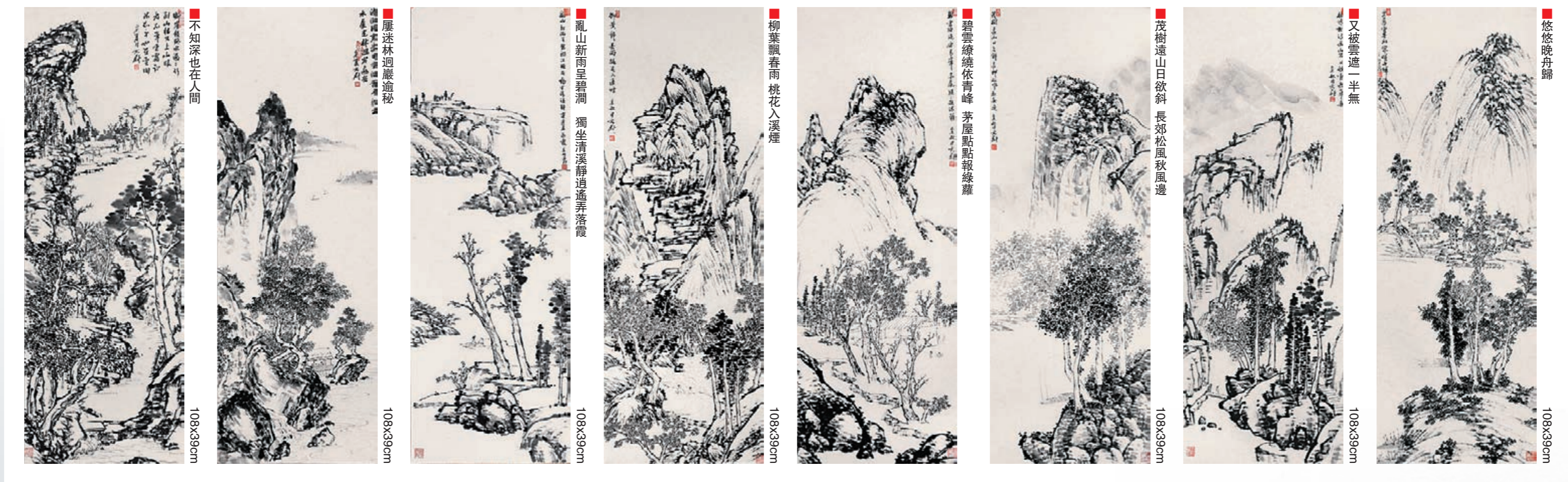
文蔚是不功利的，符合她的教養要求。對於書法、繪畫的喜歡，完全來自內心的興趣和追求；對於崔如琢先生事業的熱忱，亦完全出於樂在其中的自覺。「老子《道德經》主張自然無為，以上善若水喻道，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就行了，我沒有什麼欲望。」在別人眼中的這些年的奉獻，文蔚自己只覺得是責任，「對我來說，如果只是畫畫，現在也會過得很好。但是我們要做有意義的事情，讓更多的人分享到美好的東西，就是件有意義的事。」



■文蔚近照

文蔚簡介

文蔚，女，漢族，1976年生，四川成都人。2001年至2003年，就讀於中央美術學院國畫人物專業研修班。現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攻讀山水畫方向博士學位，師從崔如琢先生。自幼熱愛國學和傳統藝術，研習多年，深造自得。文蔚的畫作筆墨墨清，光華內斂，富有典雅之美，無論山水、花鳥抑或工筆仕女，均深得傳統筆墨靈韻，清新雅致，意蘊悠長。而書法則真力彌滿，風致豪邁，清標可賞。



■不知深也在人間 108x39cm
 ■雁林即景 108x39cm
 ■亂山新雨早瀟瀟 獨坐清溪靜遠弄琴聲 108x39cm
 ■柳絮飄春雨桃花入溪煙 108x39cm
 ■碧雲綠綺依青峰 茅屋點點綠蘿 108x39cm
 ■茂樹遠山日欲斜 長郊松風吹風邊 108x39cm
 ■又被雲遮一半無 108x39cm
 ■悠悠晚舟歸 108x39cm

守文心者 氣蔚然

——文蔚，一個畫大畫的小女子



■紅樓佳人之講樹 46x35cm



■紅樓佳人之瀟湘妃子 46x35cm



■別時瀟瀟照燈花 知我歸期漸有涯 50x50cm



■卻願所來徑 蒼蒼橫翠微 50x50cm

厚積薄發 繪丈二巨幅

「丈二」在現在的語境中多用來虛指高大，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丈二到底多長，而文蔚這個柔弱的女子卻用手中的毛筆一寸寸量度了這丈二巨幅。文蔚作為慣畫巨幅畫作的崔如琢先生的得意弟子，畫丈二巨幅山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實際上文蔚畫巨幅山水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2012年4月至5月間，崔如琢先生接受人民大會堂的邀請去人民大會堂作畫，作為崔如琢的弟子兼助手，文蔚在第一時間以最近的距離觀看了老師創作丈二巨幅畫作的全過程，在學習之餘，文蔚感覺到了大畫的動人心魄的力量。

想畫大畫，畫出來卻相當困難，放眼中國畫壇，能畫丈二巨幅的人也是日益稀少。「老畫家年紀大了畫不動，年輕的又把控不了。」一位業內人士如是說。而擱在文蔚面前的第一關卻是忙。「崔老師畫展、活動，大多事情都是我來安排，每天是時間在後面追趕我。」文蔚說起2012年時自己的狀態似乎還心有餘悸。

在忙亂中度過了大半年，文蔚看崔如琢先生畫畫時萌生的畫大畫的念頭卻如同在石塊下萌生的野草，雖受重壓，卻日益蓬勃起來。到了2012年「十一」，七天长假，所有工作人員都放假走了，文蔚陡然放鬆了下來，這時這股畫大畫的衝動卻像噴薄而出的岩漿，再也無法壓抑。

「讓人送了十張丈二的宣紙來，往工作室地上一鋪，就畫開了。」這時候的文蔚竟然很有些李達式的不管不顧的爽氣，一幅丈二的畫竟一蹴而就。「平生第一次畫丈二巨幅，很爽，覺得似有用不完的激情和氣力。」第一次畫丈二的畫，文蔚在自己的筆記中如此記載。

這七天长假，成了文蔚巨幅山水畫的開端。整個长假，文蔚都在畫畫中度過，回憶起當時的激情，文蔚自己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那時候連吃飯的計劃都沒有，用最簡單的方便食品，十分鐘內解決。」

丈二巨幅山水，在文蔚面前似乎已經不成問題。「我最快的一次畫畫，只用了一個小時，就揮完了一幅丈二的畫。」文蔚用揮來說自己畫畫，筆尖揮灑間，令一般畫家望而生畏的巨幅山水就已經躍然紙上。但這揮灑之間，卻凝聚了文蔚幾十年的苦功。

畫好丈二巨幅山水，不僅要基本功好，還要足夠的精神境界。這一方面，文蔚更得益於她的老師崔如琢先生。「崔老師交往、交流的都是各行各業頂尖的人才，我給他做助手，策劃組織活動，就必須站在他們那個高度，那個層次去思考。」文蔚說。文蔚能畫好丈二尺幅的山水，氣能撐住那麼大的畫面，緣於她的思考已經站在這個時代的潮頭浪尖上。

「朋友們可能很吃驚，她畫了很多丈二匹，在中國美術史上，女畫家畫這麼大的畫，應該講我的弟子文蔚是第一人，沒有一個畫家敢拿起筆來，面對丈二大紙一點都不畏懼，而且入手的方向都是對的。」在2015年文蔚巡迴畫展北京站上，崔如琢由衷地感到喜悅，因為連自己也沒想到。

一位評論家這樣感嘆：觀文蔚丈二山水大畫，氣象萬千，落墨千鈞，氣勢恢宏，頗有石濤之暢快淋漓，八大山人之精神氣韻，斯小女子力拔泰山，掃墨昆侖，沒有扎實的國學素養養出的氣，怎能擊起千鈞之筆？沒有幾十年筆墨丹青的功力，敢對丈二大畫紙上江山統籌佈局？

好古樂道 文蔚氣象

在畫室裡，有兩幅字，文蔚一輩子都不想拿下來：一幅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題寫的「好古樂道」，另一幅是導師崔如琢先生題寫的「精氣神」。「饒先生獎掖後進，特別用心，這幅字是三四年前，他題寫請人給送來的，文蔚很感動和珍惜所有這些好的緣分，她總是矜持地對待大家的喜愛，連初識的朋友也不吝自己最真摯的情感。文蔚於才華、為人和風度上，如此雅風撲面，高標凜凜，受人傾慕實在理所應當。這兩幅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文蔚的精神氣質，前輩大師的激勵和褒獎，也在一定程度上催進着她不斷成長——從跌落平原的小車，到山巔上的巨樹，其中有多少關卡，需要「精氣神」的滋養，也需要「好古樂道」的堅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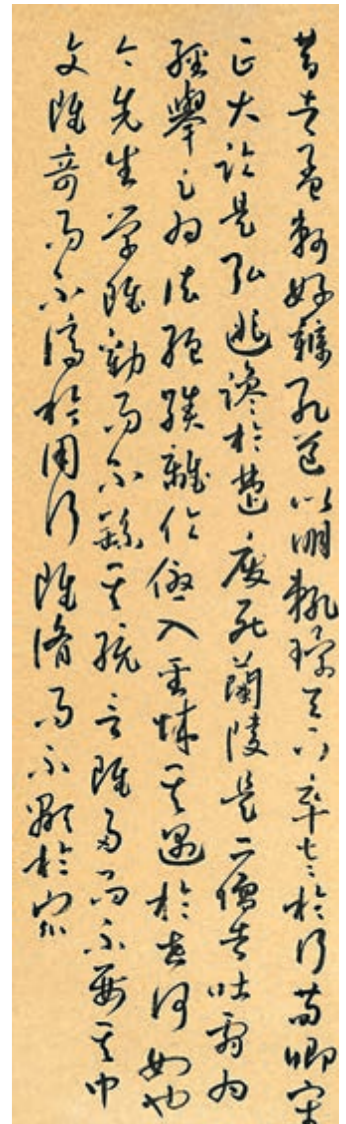
「書畫的美有幾個境界：二王、趙孟頫一路的帖學是很美的，不過美有餘而氣勢稍遜；更高的狀態是中國傳統文化裡講的精氣神，所謂剛柔兼濟、氣韻生動，這是畫道中更本質的東西，也是更有生命力的東西；再上一個層次，追求的會古樸、大氣、稚拙，這也是中國哲學講究的東西，是文人書畫的內在要求。」她曾這樣暢談過從藝心得，這從她近年來的部分作品可窺見，文蔚的筆意中蘊含著老子「見素抱樸」的思想，固能洗淨鉛華，掃塵成風。

在她的一幅《春醒長安》圖，文蔚題詩曰：「花長安開必清，雨餘喚起豈人行。折來自曉堪憐惜，記得春風一樣輕。」詩句映照下的長安山居風光普露，蒼然欲滴，此時此刻，惟有醉吟而後快。另一幅畫作，上題石濤論書畫句：「作書作畫，無論先學後學，皆以氣勝。得之者，其精神煥爛，出之紙上。意懶則淺薄無神，不成畫畫……」大概能反映文蔚的創作理念。而單就這幅畫作而言，筆力遒勁，意態健朗，正可配得上濟山僧的發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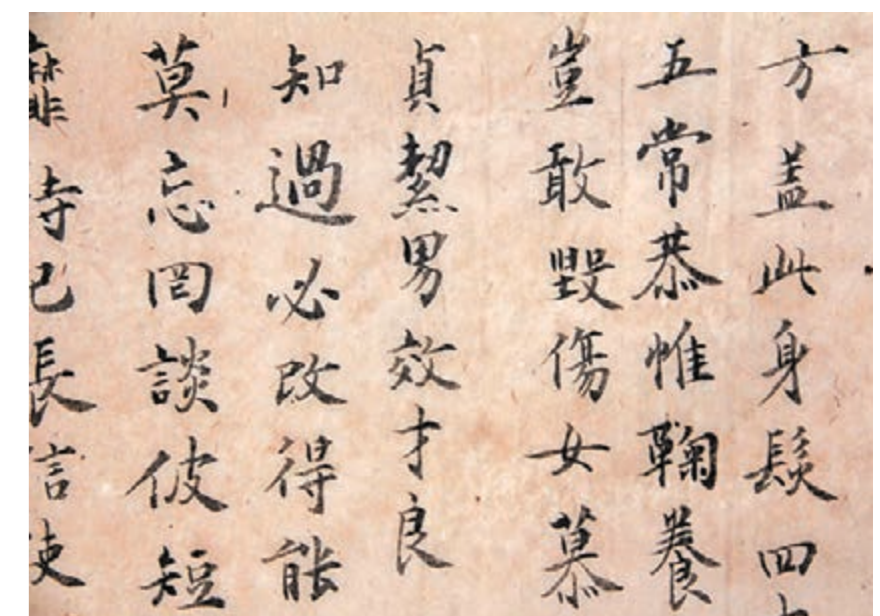
現今書畫界，收藏界許許多多名望、地位、學識見解的大家，都十分欣賞、喜愛文蔚和她的書畫作品。首都機場T3航站樓的兩個貴賓廳裡，最新張掛的展品也都出自文蔚之手，從這個角度看，文蔚的藝術才華是得到公認的，雖然她總謙言自己是一個藝術的傳遞者。

以正脈相承的方式，為中國書畫藝術注入新鮮的血液，注入鮮活的生命，挽救傳統，重塑民族文化自信，是老師崔如琢的藝術信仰，也是文蔚的夢想。「這條路或許會比別的路更艱辛，但我希望能擔負更多，做更多有意義的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我只是有這樣一個信仰，然後堅持走下去。」一直很淑女的文蔚，豪俠之氣頓生。

《一代宗師》中有一句台詞是宮二評價自己和葉問，說「人生有三個境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文蔚似乎已然入見眾生境。世間好書會畫者如過江之鯽，藝術成就有如文蔚者卻不多，做事態度、為人風範如此迷人者更屬鳳毛麟角。文蔚以女子之身，稱得上活出了氣象。



■草書



■楷書《千字文》